

(上接 B01)

## “外面”和“里面”的对望

“高老爷”夫妇和邻居合种着一块田。因为这对城里的夫妇不肯在地里打农药,被邻居“批判了多次”。村民认为农药是安全的,而“高老爷”夫妇那种坚持不打农药的做法“不是在种菜养人,而是在种菜养虫”。邻居冬冬甚至打趣,要趁他们哪天没起床,偷偷跑到园子里来打农药。

这样的结果则是“高老爷”想出个损招:买个喷药机,装上清水,在清水里加些米汤、牛奶,让清水看着像农药,然后喷撒。

而“高老爷”的住宅亦是乡村

里的异数。同等规模的房子在村里只有两三栋,已有百多年历史,近来又多空关着,掩映在以统一式样新建的民房里,它们可疑地保留着“翘角、白墙、黛瓦”等几个徽派古建筑符号,但房顶上扎眼的储水大铁桶、太阳能热水器、卫星信号接收锅盖又分明露出了对城市生活的“谄媚”。

这种新建民房,用“高老爷”的话来说,“大概愿意支付三四万人民币——以求离开城市后有一个栖身之所,再多了是不情愿的。”

而当“高老爷”在“那里”恣意

## “高家庄”是“高老爷”夫妇缔造的田园童话?

“高老爷”夫妇的帖子“守”到今天,可以说,在网络空间已经盖起了“万丈高楼”,也聚集了一批“热心围观”的群众:如网民“深圳村村长”深通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,网民“中原E梦”对民俗、种植相当有研究……帖子本身成了这群心怀“田园梦”的人声气相通、有所寄托的“高家庄”。

而这对伉俪在网络上半直播婺源乡村生活,除了我们想得到的“艳羡”,同时也引起了颇为激烈的争论。

网民“流氓阶级”的意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:“楼主(即‘高老爷’)多次强调自己不是真正的农民,却与城市生活又格格不入。在当地人面前是城里人,啥都不懂,下个地收萝卜都把相机捧着,在‘天涯’就是遁世的高人”。除了对“高老爷”夫妇“骨子里的精英态度”不待见以外,更质疑了他们在“天涯”发帖的初衷。

对后一点,“高老爷”倒是从不讳言,直陈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将出的书赚吆喝,另一方

面也是想借此机会,通过网络调研人们对“归田”生活所持的态度。

虽然“高老爷”不愿把夫妇俩的“归田”解释成“出世”之举,也难以估量它所造成的影响。但至少,夫妇俩现在的交际圈子比出离城市之前要“贴心得多”,很大程度上这要拜“高家庄”的“村民”所赐。上文提到的“深圳村村长”等人在现实中也和“高老爷”夫妇建立了联系,成为往来的老宅的常客。

三年过去了,“高老爷”夫妇愈发抱定了当初的设想,甚至对他们尚在酝酿中的小生命,也已为其规划了一套在自然的天地里受教育的蹊径。“高老爷”历时5个月完成的书稿《灵通教育》中提到“教育孩子的根本,应落在生命,心灵,自由,爱,精神等词汇上,而不是发展,前途,名校,智力开发等等”。这也是他们要奉行的“孩子由自己带,在乡间带大”的指导思想,属于他们“归田”生活的初衷之一。

记得在“天涯”发帖之初,也就是这一轮金融风暴刚刚来袭的时候,曾有一位叫“鬼脸”的网友在帖

生存的同时,在婺源,滞留“这里”以土地为生的青壮年越来越少,即便有,也多是各种工匠:泥瓦匠、木工电工、修家电的,或是在村里经营着店铺摊档。

像“高老爷”夫妇这样务农为生的,基本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种植经济作物也只是为了糊自己的口。

不同的却是,夫妇俩在城里打拼十年攒下的积蓄在住房上只花了一小部分,账面的余额可以细水长流地为日后生活打算。

子里留言:“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、外乡人,入眼看到处处皆是惊喜,这和一个农村人初来城市的感受并没有多大不同;但时日长久,是否终会习惯并厌倦,就如同离开城市一样?”

时值2008年底,股市里的票子在一天天缩水,与此相反,“高老爷”地里的南瓜在一天天膨胀。“南瓜好比我的心情硬通货,不怕膨胀。要想天天都发现一只从未见过的南瓜不太可能,但发现你的南瓜的的确确天天在长大的情况是可能的,或许有时一天还看不出什么,但两天三天肯定能看得出来。”时隔三年,初次在地里数南瓜的兴奋劲被记忆点燃。

“高老爷”放下手中印度哲人克里希纳穆蒂的《世界在你心中》。“真正融入我的村子,困难依然存在。毕竟,最先我们看中的是老宅和周遭的自然环境,而夹在这中间的是村子和村民。”

而现代文明的大背景是由城市构成的,“返归田园”会不会只是从城市出走的一个梦?

计,但又平添无奈。成家立业、赡养老小,按现代城市生活的节奏,个人理想都要排期到五十岁开外了。

过上自由自在的日子对一个城市人来说需要多么谨小慎微的规划。我有个朋友,在工作年历之外,还有一本用蝇头小楷涂满的休假日志。从周一到周五,想到什么,就往周末的两栏里填,没有一个周六周日的日程安排不是超额的,又对自己形成连环亏欠。此外,你身边也一定不乏这样的人,扳着指头算升职,是为了攒够一笔养老金及早“荣退”。可见,怀着自在生活的梦想,在城市里是有多凶险。

对这隐居婺源的俩口子,众人的态度难免产生了分裂。有人倾心羡慕,有人感受到了冒犯。他们兀自在乡间躲起来,不仅逃避了自身的“家庭、社会责任”,难道不更是一种示威? 我们被捆绑在对父母、对工作应尽的责任里,但我们所勉力维系的一切却并不如想象中的有价值。

这对夫妇做出归田的决定,当

初对父母采取的是“先斩后奏”的方式,而对酝酿中的子嗣,又规划进行学堂外的自主教育。他们的田园生活,看起来难道不更像是对我们已习惯接受的普遍现实的背叛?

但都市生活本身,又何尝不是充满了“小背叛”。你理性地选择把个人理想作为职志之外的爱好;你偶尔纵容自己的任性把消费当做释放(且经常是你的收入不成比例的);你为了独立于父母生活而宁愿选择背上十几年房贷。就像“万能青年旅馆”(一支来自秦皇岛的乐队)所唱“背叛,才能让你获得自由”。

敢问都市能有几回梦? 田园梦,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个头顶太阳而没有层层老板,脚踩黄土而不必择路而行的一方清静。清梦难得,何必自扰?

对“隐者的背叛”,不妨尽情倾羡,对一个不再向世界伸手的人,你我既不能增其一分,又不能减其一分。

●●○背景链接

### 都市梦田族各种类型

田园生活人人向往,但却无法轻易实现。很多人就这样被卡在了他/她的“格子间”里,卡在了“只是为了糊口”的职位里。天天穿梭在都市森林,而心渐渐变冷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。更何堪三五年的白领工作,就把鸡蛋一样光滑的皮肤熬成菜皮,又该找谁埋单?

好在,人还可以做梦。梦里桃花源,梦里身处是——田园。心怀田园梦的都市人削尖脑袋开辟一块“自留地”,哪怕只是在自家阳台、天台、露台的弹丸之地;哪怕只是周末到乡间沾一身泥土气;哪怕只是在开心农场里“春播秋收”……

他们被称为“都市梦田族”。他们是想象的巨人,但也不甘做行动的矮子。

#### “周末归隐”型:

李明华是一家五百强企业的员工。平时他和其他上海白领阶层一样,过着朝九晚五的快节奏生活。只有在周六这天,李明华才脱下穿了一周的行头——西装领带皮鞋,换上便装,独自一人驾着蓝色POLO悄悄驶离城市。

蓝色POLO熄灭引擎,一个身着便装的男子打开后备箱,从一米长的塑料袋里窸窸窣窣地摸出锄头、喷雾器等农具,在这方120平方米(不到三分)的田地上,此人将在这里度过一天他的“田园生活”。他还是李明华。在这个“离城市很近很近、离尘世很远很远”的地方,继续着都市中“隐身”的生活。

#### “土地承包”型:

刘先生在上海找工作并不顺利,它涉足闹市里办公楼的时候,不是来上班,而是发传单。他也因此结交了不少都市白领,他们的身份则是从客户变成“亦师亦友”。

刘先生散发的“当一天都市农夫”的传单很快让他在青浦工业区承包的一片荒地热闹起来。锄头升起落下,明显疏于农作的动作映衬着一张张汗津津的快乐脸庞。他们通过和刘先生签署合同,得以在节假日来这5亩农田上活动。

刘先生作示范,教白领们翻地、播种,在一块块责任田种上各种蔬菜。临别时,白领们与刘先生签下代管合同,委托刘先生代为施肥、浇水、治虫等,每块地按200元收取管理费。

刘先生当初以每亩300元的承包费包下的5亩农田,现在被细分成50块地,按田地所处的区域收取100至150元不等的年承租费,成了刘先生的主要收入来源。忆起当初挤破头想在城里找到工作,目前的状况也出乎他本人意料之外。

现在,他的农田不仅吸引来诸多过惯了都市生活的年轻人,还有不少想让孩子体验农村生活的年轻父母。“干一会儿活儿,全身舒展,准保你把单位里的烦心事忘得一干二净,你琢磨的重点都在为什么你家的黄瓜没有他家长得好。”

#### “临时地主”型

自从在一家网站工作的孙伟奇在上海浦东新区六灶镇租了一块3平方米的土地,他不仅有了自己的地,而且还有了“心事”。

一到休息日,他就迫不及待地驱车赶到原属南汇的六灶镇,照着自己的“田”和“作物”。为了能实时掌握自己田里的状况,他还花50元参与了一家农庄的“网上种田”项目——每周只需通过网络,就能看到自己庄稼的长势。

当他种的20根芦粟已经长到一米多高时,他在博客中写道:“等同事们都有空,就包一部车去我地里收割芦粟。”

#### “临时佃农”型

节假日,一家人驱车或搭载交通工具前往空气清新的市郊,或临近上海的郊野。交上少量的养护费即可认养土地,根据时令,在田地里种植蔬菜瓜果。种子由农家提供,平日里也由农家代为维护。直到收获季节,再来收割采摘,吃上一桌农家菜,乃至小住上几天。

这种通行的模式,已渐渐在上海市郊和周边蔚然成风。奉贤、金山、前南汇(现属浦东新区)等郊区已经开出了近十家可租地的庄园、农业园区。2009年7月,“闵行文化农艺园”的正式开放更丰富了都市田园游的内涵。

上海周边提供类似服务的地区还有永嘉县大若岩镇埭头村的“民农园”,共有20多亩土地可供“临时承包”。

#### 纯属YY型:

现在白领在什么事情上花的时间最多? 上班,“偷菜”(现改口叫“摘菜”),上班。在网络互动游戏“开心农场”上所费的时间一定可以列进前三。

“开心农场”不仅可以维护“自家田”,游戏规则更鼓励照料好友的田地。甚至是“偷菜”、“放狗”,和好友坏一坏,更容易拉近人际的距离,想不红也难。

其二,玩家通过扮演一个农场的经营者,要完成从购买种子到耕种、浇水、施肥、喷农药、收获果实的整个过程。继而还可以售卖“劳动成果”,获得“金币”的奖励以再此购入种子,如此一个天然的循环,在分工极度细化的当代社会又梦寐以求。更不要说“关切”对人心的滋润了。

也难怪白领们上班偷着“种菜”,下班忙着“偷菜”。没错,时间是挤出来的,可怜这挤出来的闲暇也难编织一个支离破碎的“田园梦”。

●●○记者观察

## 他们“冒犯”了什么?

一对白领夫妇逃离城市,定居乡村,与其说是超然之举,不如说是“出格”的决定。

但已经足够让我们每一个还被囚于城市的人眼热。田园的好处毋庸多说,清冽的空气,质朴的人情,哪一样都是在现代都市里花钱难买的。更大的实惠是能在一堆客户啊,职业规划里解脱出来。成功高不可攀,我们卑微地在升职加薪的阶梯上匍匐向前是为了什么?

想到这里,我们作为一介看客也有些回不过劲了。我们没有“一走了之”难道是贪恋精品店的橱窗、灯红酒绿的夜生活? 田园生活的精神性总不待见现代城市的物质情人,但物质与金钱的联姻,“老子(老娘)”挣得每个铜板都是血汗钱,积攒工资换来的包包、鞋子就好比是从地里刨出的果实。

很多时候,纵然懂得享受自由,也许缺的却是那份幸运!

没错,城市局限了我们的“营生”,高度细化的分工让我们受到流水线式工作的奴役,理想让位于生